

专访苏峇拉扎

苏峇拉扎，一位拥有超过35年经验的自然保护主义者也是Strix 野生动物咨询公司创办人和“乌敏岛之友网络”(Friends of Ubin Network)成员。通过与这位自然生态保育先锋的专访，让我们对乌敏岛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有了更深的认识与领悟。

是什么原因让您如此致力于推动乌敏岛自然生态的公众教育与公共意识？

我从小就对大自然与野生动物很感兴趣。但是在那个年代的新加坡，与保育生态有关的工作机会，只局限在动物园或飞禽公园里，而我更感兴趣的是到户外开展生态保育工作。最后我决定自己去闯荡摸索，跑遍新加坡不同角落，实现自己的心愿。服完兵役后，我几乎每一周去走进新加坡各个自然生态区去研究和探索，当然也包括乌敏岛。

我是从1982年开始来乌敏岛，一开始是与几个朋友来探险露营，每天清晨在皇冠鹤和其他鸟鸣声中苏醒。那些年的乌敏岛很不一样，岛上人来人往充满生气，从采石场到小甘榜都熙熙攘攘。我会带团去观鸟，寻找野生动物，跟大家分享自己的兴趣和热忱时，看到访客眼中闪烁兴奋之情，是我最大的满足。乌敏岛可以提供完全不同的视野，因为这里不仅拥有丰富的大自然生态，更有着深厚的文化和历史。很多人都爱到乌敏岛游玩，因为老一辈的年长者会觉得亲切，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而年轻一代则会开拓另一番全新的视野。渐渐地，访客会对他们常到的地方产生情感，支持我们保存这里的原始风貌。

乌敏岛这些年来出现了哪些改变？

乌敏岛社群曾经很担心这座小岛会熬不过城市发展的压力。所以当政府宣布“乌敏岛计划”(The Ubin Project)，保留小岛的原始风貌和自然魅力时，对大家来说真的是一大惊喜。我们重燃希望，决意召集同样对乌敏岛有特殊情感，志同道合的社群一起努力，将乌敏岛变成一个比原来更好的地方。我从1982年就参与这座小岛的自然生态保育工作，哇，到现在整整37年了。。。跟这里的不少岛民都建立起了多年的友谊，有些还是从我还是少年的时候就看着我长大的。

我们为岛上所做的工作，也应该竭尽所能地鼓励这里的岛民积极参与。虽然这些年来，好些自然地段已不复存在，但我们力挽狂澜，通过与所有利益相关各方如国家公园局、非政府组织、自然小组、学术界维持密切的合作关系，成功扭转了局势。“乌敏岛之友网络”就协助促进这么一种和谐紧密的合作关系，对乌敏岛未来的发展发挥一定的作用。



您对下一代的大自然爱好者与有志于投身生态保育工作的年轻人有什么期许？

下一代人肯定要比这一代或上一代见识更广，更能与世界接轨。当年我刚开始推动生态保育工作时，我们这些自然组织要把想法传达给最高决策者，让他们能够理解并接受，是非常不容易的。而如今，部长和决策人会来咨询大家的意见，他们会主动与我们对话沟通。我们这一代的任务，是提升人们对生物多样性与自然保护的意识，使之从一个可有可无、可以置于脑后的概念，升格为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并纳入规划的重要元素。我希望下一代，能以这个基础为起点，走得更远。

追悼苏峇拉扎

2019年10月22日，苏峇拉扎安详地与世长辞。能在今年9月在樟宜村与苏峇拉扎进行这次专访，让我们深感荣幸。苏峇拉扎是“乌敏岛之友网络”的一位重要成员，更是一位充满热忱的自然生态保育先锋，启发了一代人继续为自然生态保育作出贡献。他为“乌敏岛计划”所付出的心力，许多都落实成为具体措施。

谢谢您，苏峇拉扎。。。我们向您致以最深的怀念。

漸漸馬敏島



2019年那一天，一起回乡……
齐聚乌敏岛，共度开斋！

齐聚乌敏岛，共度开斋节 (Pesta Raya@Ubin) 如今已成为乌敏岛上的一个重要活动！国家公园局与“乌敏岛之友网络”(Friends of Ubin Network, 简称 FUN) 联手筹办这项盛会，超过350名岛民与前岛民在2019年6月19日这一天“回乡”大团圆，在小岛家园共庆开斋节！久未联络的老朋友、旧邻居久别重逢，场面温馨感人。离乡多年的前岛民乘搭特别安排的免费驳船与德士，又回到了久别的马来甘榜。更要特别感谢“乌敏无障碍提案”(Accessible Ubin) 小组，让以轮椅代步的朋友也能回乡，到心之所系的甘榜故居，共度佳节。



乌敏岛民齐声祝福大家开斋节快乐！

现居乌敏岛的岛民热情地敞开家门，端出丰富美食与大家共享。大家兴奋地玩着马来传统游戏、学习编织马来棕囊，欣赏马来文娱表演，拍照留念，整个马来甘榜洋溢着沸腾的人气与欢乐气氛。入夜时分，庆祝会进入高潮，众人齐聚活动会场，在温暖的灯光下享用一顿丰盛的马来传统美食飨宴。当晚正逢月圆，皎洁明亮的月光温柔洒下，为在场的今昔岛民平添一股思乡与感恩之情。



出席者在马来传统文艺表演者的带领下全情投入



Kampung Sungai Durian 的前居民与家属，欢迎回乡！



发掘乌敏岛的珍贵考古遗产

认识考古学

“考古学”通过发掘先人遗留下来的物件，研究与分析我们过去的物质文化与环境资料。考古学家寻找的是出土文物与地质环境变化的线索，重建人类早期的活动与生活状态。

在城市化巨轮下仅存的乌敏岛，让我们有一个独特的机会，探讨新加坡迅速消逝的昔日生活风貌。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的一组考古学研究人员于2017年12月至2019年2月，在乌敏岛上展开三个考古研究项目，探索挖掘文物与历史遗迹，研究结果振奋人心！

研究项目一： 甘榜人家与岛上生活面貌

考古人员希望探讨岛上村舍住户与周遭环境的互动，选择了Kampong Melayu门牌846P号一所空置的单层乡村小木屋进行研究。研究人员对村舍和四周范围作了详细记录，包括对家居废物弃置方式及残留厨余进行分析，从而一窥住户当年的饮食习惯。



Kampong Melayu 门牌 846P 号的木制村舍，是考古人员勘查的地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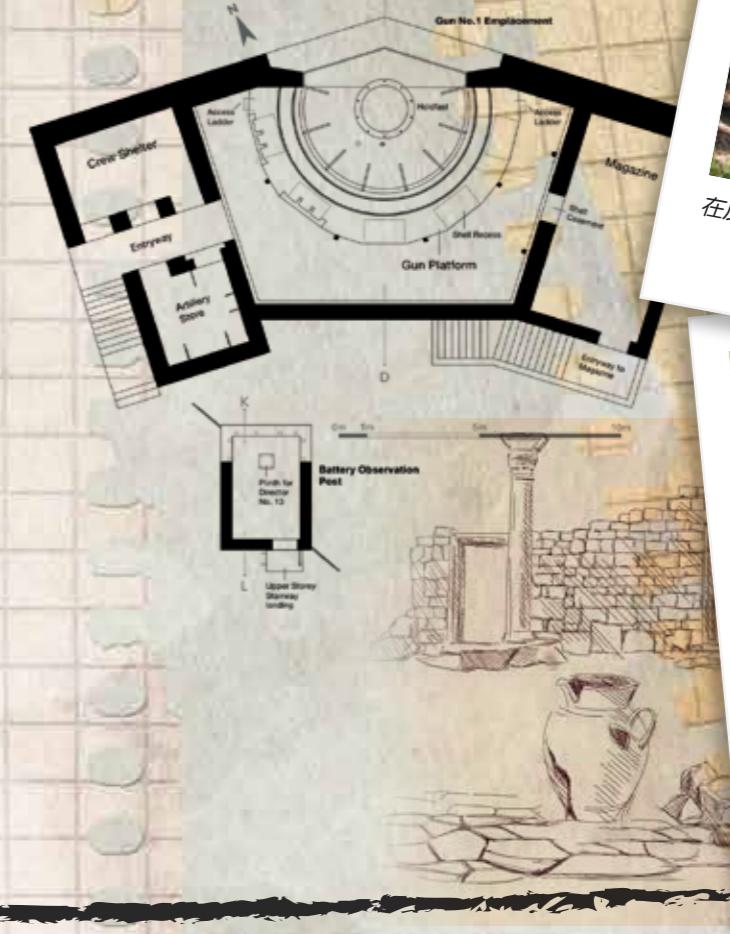
现场发现的这些厨余残渣，如甲壳类生物，有助于考古人员对岛上村民过去所吃的食物进行研究。



勘查小组在空置的村舍中进行挖掘。

研究项目二： 二战海岸炮兵团武装备

二战时期，乌敏岛是军事防御重地而“反鱼雷艇”(Anti-Motor Torpedo Boat)炮台是防卫新加坡的其中一个设施。它地处乌敏岛北部海岸，遥望柔佛海峡，位置就在今天的学生警察团营地内。炮台遗址内设两座火炮掩体、火炮塔、弹药储备库、探照灯柱和发电机房。考古研究小组实地勘查炮台遗址的界线，也尝试厘清炮台设施与附近Kampong Bahru村落的互动与联系。



在反鱼雷艇炮台遗址发现的探照灯柱



考古研究小组正在勘查二战时期的临时卫生设施

研究项目三： 19世纪市政府花岗岩采石场

乌敏岛也称为“石岛”，因为马来语原称Ubin，就是“花岗石”之意。过去，岛上居民除了靠农业与渔业维持生活，另一赖以生存的工作就是采石业。采石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40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在乌敏岛经营采石场。这类早期由市政府经营的小型采石场的具体位置不详，但到了20世纪，大多数小型采石场都被大型采石公司并购。一个位于Sungei Ubin东面的采石场遗址，可能是19世纪遗留下来的历史遗迹，这个小型采石场相信在1940年，或早在1900年以前就废置了。考古研究小组实地勘查搜集更多资料，发掘足以显示不同阶段花岗石采集的文物佐证。

后续工作

实地勘查与挖掘工作已于今年较早前完成，而研究小组目前正忙着对所收集到的资料进行进一步分析。接下来还有广泛艰巨的工作，通过档案研究，搜寻历史资料和相关遗址过去用途的档案记录以揭露更多线索，同时对勘查收获的出土文物进行进一步研究。这几个勘查项目的成果，都再再显示了乌敏岛是块考古宝地，尚深藏着许多历史遗址与文化遗产，等待我们继续探索与发掘。

文：林祯祥（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考古研究员）